

何谓日本

(日本) 梅棹忠夫 著

杨芳玲 译

可以说，在这个地球上的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

在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之间，可以看到一个并行发展的迹象。许多人都认为近代日本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翻版，或认为日本是步欧洲文明之后尘而进入近代文明的。其实这种解释都未能击中要害。

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并不仅仅是明治维新以来西方化的结果……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外部条件，日本若沿着自己独立的轨道行进的话，也是照样可以实现近代化的。

何謂日本

(日本)梅棹忠夫 著

杨芳玲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谓日本/(日)梅棹忠夫著;杨芳玲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06-3108-X

I . 何… II . ①梅… ②杨… III . 日本-研究
IV . 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126 号

NIHON TOWA NANIKI
©TADAO UMESAO 198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6 by
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34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2.00 元

中文版序言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顾问 梅棹忠夫

《何谓日本》是 1986 年出版的我的一部著作。此书为我在欧洲和美国等地所发表的学术演讲的辑录，其内容主要是以各个地区的知识分子为对象所作的关于日本文明特质的解说。其实，在我内心，曾一直非常盼望会有更多的亚洲人士，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阅读和理解我的这部书。现在，听说此书将由杨芳玲女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作为著者的我感到十分的欣喜。

一千多年来，日中两国间开展了十分密切而深入的交流活动。在文化方面，彼此之间的确有着不少相同之处，特别是因文字使用上存有许多互通之处，所以两者间的文明形态常被认为是颇为相近的。但是，所谓文明，不仅仅指精神的价值体系，也泛指体系与制度及人类社会的总和。若读者悉心地考证一下历史，便会发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文明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我认为，充分地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将有助于日中两国间关系的顺利发展。所以，我也期待着这本书能为消除日中两国间的种种误会，促进相互间的理解和认识

起到一定的作用。

自 1939 年第一次到过中国的东北地区以来，至 1986 年为止，我曾前后十几次访问中国，并有在中国居住过两年左右的经历。所以，我对于中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的。尽管我在日本并非是历史学专家，但我想我还是能够比较客观地把握文明史的变迁这一现象的。因此，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既算是一部关于日本文明史的概论性的书，同时也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当代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日本文明的普遍看法。

译者杨芳玲是在日本的大阪大学、京都大学等校留学，且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的一位女士，由她来作为本书的译者，我以为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里，我作为著者对于杨女士的辛勤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0 年 9 月吉日

前　　言

1984年5月,我有幸应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之邀,举办了关于日本文明的系列讲座。后来,日本广播事业局的道川文夫了解到此事,便跑来向我提出,希望能将我在国外讲学的内容加以整理并出版。后来想想,过去10年来我在国外各地所作的关于日本文明问题的讲演和讲学,加起来也足够一本书的内容了。于是,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出版此书。可是,当我着手翻检查阅已往的讲演稿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我的两眼突然失去了视觉,不得不紧急住院进行治疗。现在,我作为大阪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眼科及第二内科的病人,正继续接受治疗。据医生讲,我是因视神经受到了某种病毒感染而失明的。入院时,原稿的校订以及各项准备工作均在进行,文章还须进一步检查修改,出版的事已迫在眉睫。此时,多亏了我的挚友米山俊直教授和小川了副教授,他们给予了全面的协助,使本书的编辑、校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迎来了今天的出版和发行之日。这里,我对二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所担任馆长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型学术研究机构。我馆同国外诸多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极为密切和频繁。我们常常邀请国外的学者来此进行研

究,以促进国际关系的友好发展和相互间的学术交流。当然,这同我作为一位普通学者在国外讲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总之,道川文夫的提议,使我也意识到了过去10余年来在国外的一些讲演内容还是值得整理和回顾的。而这本书便是我在国外关于日本文明所作的讲演的辑录。

本书的题目是《何谓日本》,它是过去30余年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的比较文明学的核心内容。而副标题《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则是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的9年中,同以上山春平(现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为主的同事们一起从事的研究课题。通过对日本的中世及江户时期的历史研究,使我从很早便萌发了应该对日本的中世历史给予重新评价的念头。今天在这里,我对能将长期以来郁积于心头的想法加以整理并公之于众,感到非常的高兴,并对在此书的编辑与整理过程中不仅给予我全面而热忱的协助,甚至亲自撰写书中有关部分的米山俊直和小川了两位,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积极推动本书出版和发行的日本广播出版协会的先生们深表谢意!

本书的出版是在我丧失了视力,行动极为不便的境遇之下实现的,所以说这次出版成了我人生中非常难得的一次生活体验。当然,我并没有放弃恢复视力的希望,待今后身体状况好转,我想我会再次对本书进行校订的。

梅棹忠夫

1986年4月于大阪大学医学系附属医院眼科病房

可以说，在这个地球上的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

在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之间，可以看到一个并行发展的迹象。许多人都认为近代日本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翻版，或认为日本是步欧洲文明之后尘而进入近代文明的。其实这种解释都未能击中要害。

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并不仅仅是明治维新以来西方化的结果……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外部条件，日本若沿着自己独立的轨道行进的话，也是照样可以实现近代化的。

目 录

前 言	(1)
代 序 纽约、巴黎、波特兰、温哥华.....	(1)
“民博”的诞生 应邀访美 讲演、旅行和学术 交流 不甚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 共感 同基 辛格教授的会谈 在法国的讲演 应当算做续 篇 巴黎的知识分子们 参加日本周活动 在 波特兰的讲演 抵达温哥华 讲演和讨论会 对于日本的理解 从比较文明学谈一点“自我 主张”	
第 1 章 日本文明的坐标	(18)
第 2 章 日本文明的位置	(27)
第 3 章 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38)
1. 现代的日本——走向无阶级社会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 机电一体化—— 新产业革命 家庭生活的变化 走向无阶 级社会	
2. 明治的日本——帝国的形成和挫折	

黑船 军队 官僚 家族 战争 产业革命

3. 江户的日本——绝对君主制与德川体制的天下太平时期

江户 将军 藩 锁国——国家的孤立 国土开发 工业 町人的兴起 出版 教育

4. 中世时期——远东诸文明与日本封建制的建立

律令制 京都 武士 中世的城堡和城市
马可·波罗与哥伦布 对外贸易船——朱印船

5. 总论——文明的生态史观

旧世界的结构——第一、第二地区 资本主义与革命 封建制的历史比较 以生态学的观点看待历史 古代帝国 干燥地带
积极、主动的变迁

第4章 日本文明的历史连续性

——传统社会和高科技社会 (108)

“黑洞使者”的再来 并非西欧化而是日本富裕化 明治革命的连续性 “文明开化”的历史意义 日本文明中科学的传统和连续性 产业技术的连续性 由捣乱分子到优秀竞争对手

第5章 在法兰西学院讲学 (122)

雨中的巴黎 告示板 最初的意向表露 邀请书 明年再会 地球时代的日本 “狂言” 同杰克·留菲的再会 加罗女士的招待 “太平洋的挑战”国际学术大会 法兰西学院 纪念章

唐娃耶女士 近代日本的文明与发展 起草
第一次讲课 融入法国社交界 听众们 成
绩评价是“优”

附： 梅棹先生的素描像

——法兰西学院随行记 小川 了(145)

解说： 论梅棹的文明学理论 米山俊直(152)

1. 梅棹文明学的成立和展开
2. 文明学的派系
3. 文化和文明的异同
4. 关于比较文明学会
5. 结束语

译后记 杨芳玲(177)

代序 纽约、巴黎、波特兰、温哥华

“民博”^①的诞生

1974年6月7日这一天,《关于修改部分国立学校设置法的法律》(昭和49年(1974年),第81条)这一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能够成立的法律最终得以通过,真正是值得纪念的“民博诞生”之日。根据日本文部大臣的指令,自前一年的4月12日起设立在文部省一隅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②创立筹备室”,

①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略称。现任馆长为石毛直道,请参照本书第154页注②。

② 在日本共有6个国立博物馆,它们是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国立科学博物馆、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其中,只有后两者既是博物馆,同时又是一大学教育机关(每年这里都招收博士班学生)。“民博”的研究人员都是些民族学、人类学的专家,“民博”共设有4个研究部和1个研究中心,它们是民族社会、民族文化、博物馆民族学、先端民族学研究部和附属的民族学研究开发中心。另外,在1994年6月还新设一称为“地域研究总括交流中心”的特别研究机关。“民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对世界各地的民族和文化进行调查和研究;二是广泛收集和保存作为民族、文化基础研究的各种文献、图书、生活用具以及胶卷、磁带等影像资料;三是将研究成果积极地还原和贡献于社会,作为博物馆,不再囿于传统的仅作为物品收集和展示的场所的旧有做法,而是使参观者、展示品、研究者三者融为一体,共同参与和实践博物馆的“展示”。

至此也已度过了 1 年零 2 个月。自筹备到成立，一直为“民博”创设之事四处奔波的我，从此作为“民博”的首任馆长而赴任了。

“民博”共有包括我在内的第一代馆员约 30 余名。尽管“民博”诞生了，但是“民博”的建筑物还没有建设起来。当时，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虽已完成，但翌年 3 月才开始施工。所以，我们只好暂且借用万博公园内的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的办公楼的一角，开始了各项研究工作。

应 邀 访 美

正在这时，我从日本国际文化会馆^① 的松本重治理事长那里，接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的邀请。作为由日本国际文化会馆同美国纽约的日本科学协会共同主办的“日美学术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我被指名特邀赴美做访问讲演。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这一“日美学术交流计划”，我在以前就听说过。自 1952 年以来，为促进两国相互间的友好往来和交流，每年双方都互派一名知识界人士进行交换访问。而 1974 年度，我被选为了日方的代表。

日本科学协会的副理事长罗克亥马 (Roy Lockheimer) 为此专程来日本大阪与我会面，并提出我赴美的任务只有一项，就是只在纽约的日本科学协会做一次讲演，剩下的时间和计划安排均由我自己来决定，讲演之后可以自由周游美国各地，而且时间不限。

尽管时值博物馆开馆前后的繁忙之际，可我还是决意借

① 日本财团组织，其本部设在东京。

此机会访问美国。当时，作为民族学研究所的“民博”，其构想也已基本完成。我赴美完成讲演之后，借在美国国内自由旅行之际，可参观一些博物馆和大学设施，且可观摩美国各地的民族学研究所，并能同有关人士进行交流和切磋。所以说，这次访美可扩大自己的视野，无疑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启发。而且，作为一位日本知识分子的我，也非常愿意借此机会同美国的知识分子们展开积极而友好的对话。当决定启程赴美时，我还附加了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因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太好，希望逗留美国期间有翻译伴随；第二，我希望我夫人也能与我同行。以上两点，日本科学协会的人士均爽快地接受了。这样，于当年的秋天，我便顺利启程赴美了。预定计划是于9月20日抵达纽约，24日在日本科学协会做讲演，随后准备访问美国各地的博物馆和研究所，于10月26日归国。至于我想要访问的博物馆等设施及需要会面的人物，均由日本科学协会为我做了细致的安排。

讲演、旅行和学术交流

1974年9月20日，按预定时间我们顺利抵达了肯尼迪机场。在机场，受到了日本科学协会罗克亥马先生和川岛瑠璃女士的迎接。我们被安排在阿斯托里亚饭店里。据说这家饭店是纽约市最高级的。饭店真可与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①

① 日本16世纪后半叶的安土·桃山时代即丰臣秀吉掌握政权的20余年间，也是日本历史从中世至近世的过渡时期。丰臣秀吉晚年曾修建了伏见城，这一建筑群因其内部的壁画和雕刻艺术十分华丽，绚烂多彩，故得名桃山。

的绚烂、豪华相媲美。

关于在日本科学协会的讲演内容,尽管事前我已大致作了构思,但直到离开日本的前夜,因忙于各种事宜,我几乎没有时间来准备自己的讲演稿。而抵达纽约以后的三天里,每晚都被邀请去参加各种名目的宴会,所以我只好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准备我的讲演稿了。

24日下午4点钟,我登上在纽约的日本科学协会会堂的讲台。讲演内容收录在本书第1章《日本文明的坐标》里。翻译是由与美国人结婚的日本人凯易泽(Anasu Kaiser)夫人来担当的。讲演会场呈超员状态。其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波辛格(Herbert Passin)、肯内(Donald Keene)、卡其斯(Gerald L. Curtis)诸教授。在这次讲演中,我主要就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日本处于怎样一个位置的问题进行了讲演。

讲演结束及在接受电视台采访之后,我便自由了。当时,多亏操一口流利日语的罗克亥马的热情协助,我们按日程表开始了在美国大陆的旅行。后来,罗克亥马曾任东京国连大学的校长代理,后任东京日本大学的教授。

罗克亥马夫妇担任我们美国之行的前半程的翻译,后半程则由会讲标准日语的兰伯特(George Lambert)做我们的向导。多亏两位翻译的引导,我们得以访问了美国境内许多地方,参观了不少博物馆、研究所,并且还同许多有关人士进行了友好而广泛的交谈。26日之前,参观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27日之后,先是途经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汉库村,后到波士顿,新哈芬,华盛顿DC,弗吉尼亚州的维明巴古、新奥尔良、芝加哥、阿布葵基,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阿那、洛杉矶、

旧金山，最后抵达了西雅图，并由此乘机返回日本。

在美国周游期间，所到的每一座城市和每一条街道，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对汉库和反映维明巴古历史的建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先后一共拜访了 15 个不同类型的研究所和博物馆，会面并进行愉快交谈的人物有米德（Margaret Mead）^①、福利德（Starley Fried）、箔特立克（Hugh T. Patrick）、培罗多（Paul Perrot）、塔克斯（Rusol Tax）、舒尔曼（France H. Schurmann）诸教授，以及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日本人江昭教授等。他们都是活跃在第一线上的人物。我通过与他们交谈均感觉获益匪浅。另外，我还见到了 HPAF^② 总部的拉格斯（Robert O. Lagos）、高惠星、别府春海^③ 诸教授，同时也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我妻洋（现已故去）教授。这些人后来都曾先后来到我们博物馆，并给予了我们很多有益的指教。

① Margaret Mead(1901 ~ 1984)，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者。她以南太平洋诸岛屿为调查、研究对象，以敏锐的眼光，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对南岛人的成长、性别、气质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主要著作有《未开化社会的性和气质》、《巴里人的性格》、《男性和女性》等。

② HRAF(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美国国际性的研究机构之一，收集由世界各地汇集来的各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资料和标本及图书文献等。HRAF 的分类系统是按照地域、民族和主题（文化项目）两大项目进行区分的。其中，地域、民族类又是以 OWC(Outline of World Cultures)系统为基础编制目录，而主题分类则是以 OCM(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系统为基础编制目录的。所有资料均是由专门的定型卡片（20.8cm × 12.8cm）分类、整理而成，现在主要以 Web 形式向外提供各种信息。

③ Befu Harumi, 1930 年生，早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主要著作有“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修订版）》等。

不甚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

说实话,像我这样并非属于美国通或亲美派的人,就是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大概也算是少数派的。不过,访美对我来说并非第一次。1968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开幕之前,我同小松左京(作家)、加藤秀俊(日本放送大学教授)曾一起奔赴现场视察了博览会会场,并于归国途中顺便访问了纽约、洛杉矶等几座美国城市。因此,对于美国我还是有些感性认识的,但毕竟和美国的知识分子缺乏频繁的交流,心目中对于美国的感觉还是比较疏远的。虽然年轻时我因在蒙古地区作调查,曾在中国大陆住过一段时间,后在东南亚、印度地区也作过旅行和考察,但脑海里经常考虑的问题依然是欧洲与日本的关系等等。与其说我的注意力面向日本国内,莫如说是朝向欧洲世界或许更妥当些。到了欧洲,见到那里的人和物,又通过个人的体验和感受,脑海里便勾勒出一幅世界文明的图画。确实,像我的友人加藤秀俊、米山俊直、祖父江孝男等人,他们都属美国通一派,我常常可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美国社会的各种情况。而我自己,虽说对于美国也抱有好奇心,但却并非那么强烈。

因此,我并没有期待过自己能做些促进美国和日本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或在两国之间发挥所谓桥梁作用等等。日美间文化交流的工作并非除我不行,还是让我的友人们来承担吧!作为我本人,我想只要集中精力做好日本和欧洲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就足矣。因此,当接到日本科学协会推举我作为日本知识界的代表赴美作讲演的通知时,说实话,我心中曾